

# 出死入生 出死入生 出死入生

胡丹妮

睜開眼睛，窗外是清晨，昨夜還下著大雨，今天陽光閃耀得有如黃金一般。我好像是作了一場夢，依稀是大病了一場，但又記不太清楚了，只是好果好果。看見二哥還帶著淚珠的笑容，直覺的告訴我，已經度過危險期了。

大概是八天前，下了大夜班，覺得有點累，以為只要休息一下就會好。到了下午，開始發燒、腹瀉，人幾乎像虛脫了一般。我還以為吃壞了肚子，請假在家休息一天就可以了。沒想到，半夜時燒得更厲害了，就被送到加護病房——我的工作單位，去打點滴。因為我抽血檢查，白血球只有四千多，誰也沒有在意，以為是普通的感冒或腸炎。同事們還為我隔了一張床，讓我休息，並特別照顧我。

這一場發燒持續了三天，我幾乎是朦朦朧朧的，但知道有很多醫師、同事、朋友們來診治、探望。因為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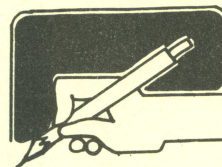
的血管不太好找，眾醫師們商量的結果是要第三年住院醫師以上才能為我打針，免得我多受皮肉之苦。

自從我離開學校，已經有大半年了，平時除了同事和幾位要好的同學之外，也很少再跟其他的朋友聯絡。爸、媽及大哥都在國外，二哥在台中唸書，家裏只有我和一位同學住。平時我身體還不錯，而且都是我在照顧病人，沒想到，有一天我竟然被當病人照顧。

在學校時，我加入了「基督徒學生團契」，我們像是弟兄姊妹一般。有人問：「你們真的是常常平安喜樂嗎？」為什麼不？掌管宇宙、生命的神像父親一般地看顧我們，我們怎麼還有憂愁或恐懼呢？何況祂還聽我們向祂的禱告。

我住院當時，也有好幾位主裏的弟兄姊妹來看我，大家還是有說有笑的，一點都不在意。但是我癱得實在很難過，連冰毯都用上了。我無法說





## 校友

明睡在冰毯上，那種身體裏面像火燒而外面又冷得令人發抖的感受，但自此以後，我不願意有人也嚐到睡冰毯的滋味。

第三天，燒突然退了，我的精神似乎好了一點。檢驗報告也出來了一一疑似「猛暴性肝炎」，我查覺到來看我的人，不論是醫師、同事、朋友都不再有笑容，還一再催問我二哥在台中的地址。那時，我心裏很難過，因為二哥正好要準備期中考，我生病了他回來又有什麼用？反而影響他的考試情緒。我也知道什麼是「猛暴性肝炎」，但是不知為什麼，我不太為自己的病情擔憂，只是覺得生命是在神手中，祂要取去，未必不好。所以，後來好多人問及我病後的感受，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，因為我一點都沒有那種「失而復得」的狂喜。

第四天以後發生了些什麼事，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只知道二哥還是回來了，還問我願不願意接受「血液灌洗

」的手術。我拒絕了。此外，直到我清醒過來，其間跟什麼人說過什麼話都不記得了。

後來我知道是同學打電話給二哥，又通知了爸媽。另外還有一批在主裏的弟兄姊妹們日以繼夜的為我禱告，而神也聽了禱告。雖然我從第四天起陷入肝昏迷狀態，但第八天以後就完全清醒了，二星期後出院，再檢查時，血清B型肝炎抗原呈陰性，而抗體已呈陽性，所有的肝功能都完全正常了。因為我父母都是基督徒，聽說我病危時還不致於亂了方寸，當他們再次問及我的病情時，我已經好了。為此，我非常感謝神。

× × ×

## 後記

在我清醒之後，有一位症狀和很像的少婦也住進國泰醫院，因為有我這先例，很快的就被診斷為「猛暴性

肝炎」，我出院時，她陷入肝昏迷。她的家人因為看到我痊癒了，所以要求轉到我住的那間病房，好沾點福氣，但她沒有能逃過噩運。二月後，又有一位中山大學、電機三的男生，也因同樣的病住進國泰醫院。我那時已開始上班了，還去看過他，但他也遭到不幸。我注意過他們的病情及治療方式。我非常感激照顧我的醫師們在我身上所付出的心力及關愛，他們常顧及在醫療過程中我的感受。比如說，寧可用大量的瀉藥給我口服，而不用灌腸。我更感謝我的同事們，不但分擔了我應上的班，還利用自己休息的時間特別照顧我——幾乎是分三班，晝夜不停的照顧。我想這一生可能沒有機會回報他們，但我將把這份關愛，給需要的人。我也不再想為自己爭些什麼利益，因為他們給我的已經太多太多了。

在我經過這場「出死入生」的大病之後，有些主裏的弟兄姊妹對我說他們也得到很大的信念：「神是聽禱告的」，尤其是同心合意，懇切的禱告。他們又問到我今後的人生方向如何？我想我已經死過一次了，餘生將不再是屬於我自己的，因為是神要我活的。我也沒有想自己該作些什麼，只是相信祂既然要我活著，就有祂的意思，我又何必多費心呢？

